



每晚 7 点，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仿佛一道无形的指令，**将分散在各处的家人重新召唤到一起，吃吃晚饭谈谈心。**

电视为王的黄金年代

记忆回想起来，总是有气味和声音的。

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夏夜，空气里弥漫着六神花露水和现切西瓜的清香，耳边是吱呀作响的吊扇，以及从那台 14 英寸“金星”或“凯歌”牌电视机里传出的，略带电流杂音的《渴望》片头曲，偶尔天线没调整好，还会有短暂的“雪花”。

那是一个属于电视的黄金时代——这个形态尚且有点笨重的魔法盒子，迅速成为每个家庭热烈向往的“大家具”。而哪家哪户若是率先买回来一台“彩电”，那绝对是整条弄堂里的大事——它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（一台“金星”约等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），更是一个通往外部斑斓世界的窗口。

夏夜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这家人的客厅便会自动扩大，变成一个临时的社区电影院。主人家会慷慨地支起一张折叠桌，早早把电视机搬到门口的空地上，邻里们则各自拎着小板凳、竹躺椅，甚至还端着饭碗，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拢过来。小孩子仗着身形灵活，挤到最前排，仰起沾满饭粒的小脸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小小的屏幕。

屏幕上，有时是霍元甲打出迷踪拳时的民族义愤，有时是许文强在百乐门前的风流倜傥，有时是中国女排夺冠的集体沸腾，有时又是孙悟空腾云驾雾的 72 般变幻……尽管画面粗糙、信号时好时坏，有时还需要一个人在屋顶上不断调整天线方向，对着楼下大喊“好了没”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代人童年记忆里最闪亮的一块屏幕。

这块屏幕凝聚的不仅是邻里，也是家庭。

“7 点钟，必定要准时开饭。因为《新闻联播》开始了。”80 后的张先生是童年就拥有彩电的幸运儿，在他的回忆里，“我爸雷打不动，必须边看新闻边吃饭，点评几句国家大事。我妈呢，就等着新闻后面的《天气预报》，关心明天要不要给我加衣服。而我是在等《猫和老鼠》，就一只猫追一只老鼠，追了好几年也看不厌的。”

每晚 7 点，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仿佛一道无形的指令，将分散在各处的家人重新召唤到一起，吃吃晚饭谈谈心。这块屏幕以一种温和却又强大的力量，为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全家人都能参与进来的共同话题——无论是对电视剧里某个角色的爱憎，还是对某个新闻事件的争论，都会成为饭桌上最鲜活的谈资。

而这份家庭凝聚力，总会在每年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达到顶峰，成为凝聚全民的力量。从 1983 年第一届春晚开始，这台晚会就超越了一档电视节目的范畴，演变为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新“年俗”。一家人从下午就开始忙碌着做蛋饺肉圆、准备年夜饭，而所有的忙碌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——在春晚开始前，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全家人舒舒服服地坐在电视机前吃着团年饭。当零点的钟声敲响，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电视里是主持人喜气洋洋的拜年声，孩子们兴奋地举起压岁红包，大人们红着脸举杯共饮。那一刻，电视屏幕内外，家的温情与国的喜庆同频共振。

变化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

那一块曾经温暖过几代人的屏幕，是从什么时候开